

佛手之香

□肖复兴



那个星期天，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外面的街上，买了一个佛手。那时，这条街和市场里面一样的热闹，摆满了小摊，其中一个小摊卖的就是佛手。卖货的是个山东妇女，十几个大小不一有青有黄的佛手，浑身疙疙瘩瘩的，躺在地脚前的一个竹篮里，百无聊赖的样子，像伸出长短不一、粗细不均的枝杈来勾引人们的注意。很多人不认识这玩意儿，路过这里都问问这是什么呀，这么难看？扭头就走了，没有人买。我买了一个黄中带绿的大佛手，她很高兴，便宜了我两块线，说我是大老远从山东带来的，谁知道你们北京人不认！

这东西好长时间没有在北京卖了。记得上一次见到它，起码是四十多年前了。那时，我还在读中学，是春节前在街上买回一个，个头儿没有这个大，但小巧玲珑，长得比这个秀气。那时，父母都还健在，把它放在柜子上，满屋飘香。

我把它放在卧室里，没有想到它会如此的香。特别是它身上的绿色完全变黄的时候，香味弥漫了整个卧室，甚至长上了翅膀似的，飞出我的卧室。每当我从外面回来，刚刚打开房间的门，香味就像家里有条宠物狗扑了过来一样，毛茸茸的感觉，萦绕在身旁。我相信世界

上所有的水果都没有它这种独特的香味。在水果里，只有菲律宾的菠萝才可以和它相比，但那种菠萝香味，清新倒是清新，没有它的浓郁；有的水果，倒是很浓郁，比如榴莲，却有些浓郁得刺鼻。它的香味，真的是少一分则欠缺，多一分则过了界，拿捏得那样恰到好处，仿佛妙手天成，是上天的赐予……

它的香味那样持久，也是我始料未及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房间里还是香飘不断，可以说没有一朵花的香味能够存留得如此长久，越是花香浓郁的花，凋零得越快，香味便也随之玉殒色残了。它却还像当初一样，依旧香如故。但看看它的皮，已经从青绿到鹅黄到柠檬黄到芥末

黄到土黄，到如今黄中带黑的斑斑点点了，而且，它的皮已经发干发皱，萎缩了，像是瘦筋筋的，只剩下了皮包骨。想想刚买回它时那丰满妖娆的样子，我感到的却不是美人迟暮的感觉，而是和日子一起变老的沧桑。

它已经老了，却还是把香味散发给我，虽然没有最初那样浓郁了，依然那样的清新沁人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它老得像母亲。是的，我想起了母亲，四十多年前，我第一次见到佛手的时候，母亲还不老。

谈天说地

不惑

□赵丹

作为一名即将迈入四十岁门槛的我，不得不承认，上了四十岁，精神和体力都大不如从前，而肩膀上的责任却是越来越重了。

这个年龄阶段的女人，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，也更明白了外界事物的方方面面。对于人性、人情把握的也更准确了一些。修身养性，养精蓄锐，留下更多的时间给自己更看重的人和事，专注于当下的自己，专注于更长远的规划和风险的防范。

有关朋友。前半生的风风雨雨，更是让四十岁的女人对朋友一词的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广阔的世界，不同的人生经历，复杂的处事方式，千百个人就有千百种面孔，存在就是合理，可以不认可，但是一定会表示理解。只有更开阔的人生思维，才能使自己具备更有包容性的心，从而为自己建立和保持一份彼此支撑、彼此认可、彼此促进的友谊创造条件。

有关家庭，看中但不迷失。家庭是一个发展的动力和避风港，合理的平衡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，是一个人的更远、走的更稳的有力保障。父母、爱人、孩子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，也是对我们影响最直接和最深的人，全力以赴为父母提供一个安乐的晚年，帮助孩子实现人生的每一步成长和飞跃，支持另一半安稳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，

这都是我们有必要从长计议和认真规划的事情。但爱除了讲究方式，还需要分点给自己，毕竟平衡才是一种艺术。

有关事业。四十岁的你，会觉得奋斗不止是一种高度，工作的认真和专注会有满足感，可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工作中的女人最专注，独立的女人最自由。

有关未来。一个明智的人，不会沉迷于过去，也不会过度的奢望未来，心力放在当下，才是最好的规划。前路漫漫还未出现，只有当下是最值得投资的，有意识的训练自己，安于当下才是一种修为，更是一种有效利用时间的良好管理方式。

古人云，四十不惑，到了四十岁，就没有什么有关世界的东西可以阻碍你成为自己，一切的东西被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看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至于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状态，那就要完全看其最本身的追求了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这个阶段的人所选择的方向和东西，更能反映出她的喜好和经历，也更符合她本性深处的向往。从而，也才更加接近于为自己而活的美好状态，不惧风不惧雨，自得其乐，安然自在，与外界的熙熙攘攘终究保持着一段距离，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智慧？四十岁的女人，是一副意境悠远的泼墨画，是一篇哲理深刻的小说，是一首饱含热情的低音之歌，未来可期……

大家V微语

万物有灵

□初程

●在孩子稚嫩的画作里，日月总是一副笑脸模样；布娃娃会在夜里想妈妈；一颗石子砸了另一颗石子，就一定不再是好朋友了；摘一朵花，植株该有多么不舍，多么痛……

●人在懵懂之初，原来曾经如此用力呵护过万物！身边的一切，无不可以把臂言欢，倾心相交。

●汪曾祺老先生也有一部暖心的集子，《万物静观皆有趣》。普通一物，大隐隐于市一般，尽知人间百态，反倒生动可爱；寻常一味，总与一方水土一方人血脉相通，食物有很多，总也吃不够的也就那两三味。

●朋友跨越搬家，几盆被精心侍奉的花草不得已易主，定居在我家。起初郁郁葱葱，却没能旷日持久，三个月后，逐盆枯萎凋散。我对朋友说，植物是有记忆的，经不起别离。

●母亲赶到我的城市，替我分担家事，她家里养了七年的老狗，被临时寄养在亲戚家。半年后，母亲黯然地跟我提起，老狗没了，可是它分明谈不上年事已高。

●对世界一往情深，自然不会觉得世间轻薄，如同那句白话，心中有什么，眼中就有什么。所谓“灵”，不过是万物对温柔而来的人，给予的反馈和回应。深情，不该被冷落与辜负。

●如果，人足够情深义重，那么，万物自然有灵。

齐鲁青未了。1200多年前，诗圣杜甫望岳登高，诗意欣然，点赞泰岳，称道齐鲁，一声赞叹，传颂千年。

而今，高铁的便捷、准时，让远方触手可及。“风日晴和人意好”，说走就走，我从北京到峰城，领略老杜诗意，感受鲁南古城风采。

峰城是枣庄市的一个区，不如枣庄名头响亮，但历史悠久，汉时就有建制，为枣庄前身。据峰城县志，战国时，这里归兰陵县所辖。峰山逶迤，承水决决，先后有承国、峤地之称，又属齐国、薛国的领地。齐鲁先贤大儒在此流连，缔结了悠远的人文故事。

当年，孔孟之学兴盛齐鲁，荀子周游列国，曾被楚国的春申君封为兰陵县令。峰城外有连绵起伏的丘陵，其中的文峰山有洞窟数处，荀子曾在此讲学，《劝学》篇等著述形成于此。史上妇幼皆知的主人公匡衡，出生在榴园镇匡谈村，先后在汉元帝、成帝时任丞相，潜心研习诗文，后在家乡兴学重教，创学设坛，勤学励志，续写了齐鲁儒学育人兴教的传统。明朝

峰城花木深

□王必胜

一代名臣贾三近、小说家兰陵笑笑生等，都与峰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们的足印丰富了峰城的史志。

生态人文，相得益彰。峰城素有八景之说，其中的“青檀秋色”远近闻名。金秋时节，山中青檀苍莽，与红枫、银杏，交织出斑斓景色。出城西十里许，一条幽深山谷，林木森然，古刹掩映。1300年前，有高僧云游至此，见漫山青檀密布，遂停脚修整，望云峰山飘云飞雾，遂筑庐为云峰寺，后改为青檀寺。千百年来，香火接续。现在，山谷已有千余株青檀树，300年的古树也有30多棵，在北方形成青檀群落的奇妙景致。

暑日晴热，山谷清凉幽静，一方水面倒映满谷苍绿。寺门山坡上，可见株株老青檀，腰粗叶茂，守护山门，古意幽然。

青檀属榆科类，又名翼朴，多野生。上世纪80年代，国务院将其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濒危树种。它耐旱，根系发达，多生长在坡地，在结板的岩石上扎根。树冠茂密，树形与榕树相近。根部粗实错节，树干或弯曲，或平直，或粗砺，或瘦小。近看，青檀树干皮骨外露，如结瘤疤，似有病相。其实，它霜皮溜雨，坚韧结实，茎、皮、根可造纸，或做人工纤维，好的木料还可作把玩小件。相传蔡伦造纸时，不经意发现青檀可增加纸张韧性，于是流传千年，至今，青檀仍是上好的宣纸原料。

明代兵部右侍郎贾三近，晚年隐居故里峰城的石屋山泉，著书立说。曾为青檀寺写一诗：“秋风古木前朝寺，僧屋如巢自在栖。黄叶拍天丹灶冷，青檀绕殿碧云齐。幽人到处鸟鸣谷，樵子归来鹿饮溪。终日烟霞看不足，买田结舍此山西。”据说，当时，寺庙几经毁损，青檀也多遭砍伐，他曾力主修复，足见其爱树之情。栉风沐雨，青檀成为当地百姓喜爱的树种，历代的兵燹之祸，都没能让青檀树倒下，遂留下了千年老树。清代峰城知县张玉树，遍植青檀和枣树，而今他的故居，围绕着大片的枣林，颇为可观。

城市笔记

种花还是种菜

□张正

为了门口这一小块花地，母亲跟我商量了好几回，她的意思是：种这些乱七八糟的花干什么，天暖了还惹蚊虫，不如种菜，可以尝鲜！

种花的道理，母亲无法领会，但她说的种菜的实用价值我也不能否认。经过几番坚持，我随了她：“你想种菜，就铲了花吧。”

一天下班后回到家，我正奇怪院中怎么空荡荡的，母亲指着一无所有的花地说：“你看，清爽多了！”花地已不再是花地，我苦心经营多年的天竹、万年青、菊花、蝴蝶花、金针花、月季等，全被母亲连根刨起，扔到屋后。新翻的泥土，菜籽都已经撒下了。我有点心痛，为那些曾经装点庭院的花儿。

这事刚过，妻子又成天在我耳畔絮叨个没完：“你去试试嘛，不能总这么一副不求上进的样子！”妻子让我去试的，是一家机关单位的招聘考试。

说句心里话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这个招聘考试应该是充满吸引力的，但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从事那样的工作，尽管我对招聘考试没有丝毫畏惧，甚至可以毫不谦虚地说，我有可能脱颖而出。然而我那么多年在努力读书、写作、修身，确实不是为了谋取那样的职位。

妻子的怂恿不是没有道理的，我在眼下这个单位已经待了许多年，继续待下去，不仅经济上翻不了身，前途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出息，何况我已经跨过30岁的门槛。为我惋惜的，不止妻子一个人，但我自己把这一切看得很淡。

在人生的咫尺之间作出选择，远不似决定种花还是种菜那么简单。花是美的，令人赏心悦目，菜是实实在在能吃的，到底该选哪个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适合自己的、自己喜欢的就是好的。

人生有很多选择题要做，大家认为好的，未必是你爱的。世间万物，有所失必有所得，有所得也必有所失。在所失与所得之间，你要想清楚，哪个才是你自己真心要去追求的。

遗风

□王树琴

鲁迅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壁画家协会会员。

